

小说鉴赏 权威评定

新世纪

夏康达
陶然
编选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中国小说排行榜

精 选

中篇卷

天津人民出版社

新世纪中国小说排行榜精选

(中 篇 卷)

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夏康达 陶然 编选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世纪中国小说排行榜精选. 中篇卷/中国小说学会
主编.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2
ISBN 978-7-201-05292-2

I. 新… II. 中…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9149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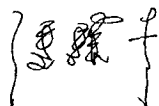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13.625 印张

字数: 330 千字 印数: 1-8,000

定 价: 27.80 元

学者视野中的年度小说

——关于中国小说学会的“排行榜”



新世纪伊始,好事当开头。中国小说学会拟对社会公布年度好小说的名单,并一年一度地推动下去。名之曰“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

此举立时招来种种不同意见,褒贬皆有之。有朋友对我说,“排行榜”乃是图书市场的促销手段和媒体的把戏。一个严肃的学术团体不去埋头做学问,也要来时尚一下,流行一下,风光一下吗?

我闻之笑之。然后说,“排行榜”的确是一种市场手段,但它对读者却有强大的导向作用。年轻读者总会对畅销书发生好奇。其实,好书不一定畅销。一本书的畅销因素很多,或因题材新鲜,或因内容奇特,或因书名诱惑,再加上商家的促销手段,高明并富有创意。而市场排行榜的本身就是促销的一招。这一来,好书常常因为没有跻上排行榜反成了市场上的“另类”。真正的文学另类却因畅销而貌似“主流”。

我们的文学是不是因此受到了伤害?

可是转念一想,难道只有商家可以使用排行榜么?

其实,排行榜就是对作品的一种排名。历来各种各样的文学评奖所公布的结果,也都是一种排名。甚至还要排出一等二等三等来呢。当然,不同部门排名标准各不相同。有的偏重文学性和艺术性,有的以主旋律为准绳,有的提倡文本的创新。可是,市场的排行榜没有这种“评”的程序,不需要任何标准,它只是一种销售数字的统计与排列。看似客观与公允。但别看这个排行榜在产生之前没有标准,在产生之后却公布出一个极为强有力的标准,即市场的效应。在市场经济的时代,销售的强度就是一种实力。这种价值观使得人们容易认同图书市场的排行榜。于是传统的各种文学评奖在读者界的影响就变得十分有限了。书的命运在市场中沉浮,受商家左右。这也是文学逐渐与评论及研究脱节的缘故。

难道我们就不能借用一下商家的排行榜,树立我们自己的排行榜,让排行榜这种富于魅力的形式张扬我们的声音吗?

这个“自己的排行榜”的特征是:

第一,我们建立一个评选委员会。评委都是学会成员中长期从事当代小说研究的教授、学者和评论家。这之中,既有雷达、陈骏涛、金汉、盛英这样老一代著名的人物,也有吴义勤、洪治纲、谢有顺这样年轻一代的新锐;既有汤吉夫、陈冲、韩石山这样的作家型的学者,也有夏康达、李星这样资深的学者型的评论家。他们是当代中国小说发展动态最密切的关注者;平时阅读着大量的当代小说,对文坛的现在时与过去时了如指掌。当一篇好小说出现,他们即刻能判断这个小说在当代文学三维空间中的位置,以及价值。有了这样一个评委会,就保证了学术上的可靠性。

第二,我们的排行榜不是简单而草率的次序排列,而是一种“研究和评论”的结果。这也是我们与图书市场排行榜最大的不

同之处。参评作品的推荐,来自于一些高等学府的中文系与文学机构的推荐。这些推荐者都是本会成员:他们按照长、中、短不同的体裁,分担初评工作。在经过广泛阅读和充分研究之后,才向评委会提出候选作品的名单。可以说,这个经过初评的候选名单,就是一种文学研究的结果。

评选委员会最后一轮的评选在天津举行。这次为期三天的最终的评选工作,依然是一次年度小说的学术研讨活动。从一篇篇作品的评价到全年小说的整体审视;从近年来的小说走向,到某一篇作品的特殊意义,评委们的话题总是往来无尽。故此,这个排行榜应被看作是中国小说学会对年度小说整体研究的学术成果。

第三,我们的排行榜的评选,坚持艺术性、学术性、专业性、民间性的原则与立场。中国小说学会是民间学术团体:一切从小说文本出发。任何作家的成就与名望,作家之间地区、民族、性别上的比例搭配,作品销售的状况等等,都不在评委视野之内。这样才可能使结果更接近于文学的纯度,使得年度好作品与新人不至于淹没。

第四,这个排行榜的客观性反映在最终的无计名投票上。评选委员会遵循:投票前充分酝酿讨论,投票时一切听凭个人。只有在评选结果上的听其自然,才是民主原则的真正体现。

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评选的全部工作,纯属一种纯文学的活动。工作没有经费,评委没有报酬。作家型的评委个人的作品一概不能参加评选。然而评选工作却做得认真精细,不拒繁重,为了一部作品的评价往往争执不休。无须多说,这表现着学会的一种心甘情愿背负着中国当代文学事业的责任感。当然,还有学者们在“权威性”上的自信。

于是,我对前边提到的那位朋友说:

你说文坛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种排行榜?它来自于学术研

究,体现学者的视野,反映着文学对自身的关切与自审。

图书市场是先卖书后出榜,以榜促销图书;我们则是先评出排行榜,再将作品进一步推荐给读者。这正体现我们开展排行榜工作的初衷!图书市场针对的是书,我们针对的是作品;市场的排行榜是销售结果,我们的排行榜是研究结果。而在这次结集出书时,我们还请参评的各位评委分别撰文,评点作品,论其价值,举荐于世。这样,我们的工作便有了完美和独立的结果。

我们希望文坛多一些视角,多一些学术的声音,多一些不同标准的排行,以使读者眼中不仅仅是光怪陆离的商业化的宽银幕。

我们的排行榜会一年一度地做下去。我们相信,它对文坛渐渐会发生有益的作用。日久天长之后,读者就会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学者的视角,并通过这个深邃的视角发现到更多美丽的文学风景。

目 录

序	(1)
---------	-------

2000 年

生活秀	池 莉(1)
青衣	毕飞宇(66)

2002 年

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	孙惠芬(123)
红汞	王 松(176)
猜到尽头	东 西(224)

2003 年

淡绿色的月亮	须一瓜(262)
望粮山	陈应松(305)

2004 年

我的大爹	韩天航(366)
------------	----------

2000 年

生活秀

池莉

过

夜生活的人最恨什么？最恨白天有人敲门。谁都知道，下午三点钟之前，千万不要去找来双扬。来双扬已经在多种场合公然扬言，说：她迟早都要弄一支手枪的；说：她要把手枪放在枕头底下睡觉；说：如果有人下午三点钟之前敲响她的房门；说：她就会摸出手枪，毫不犹豫地，朝着敲门声，开枪！

这天下午一点半，来双扬的房门被敲响了。来双扬睡觉轻，门一被敲响，她就无可救药地醒了。来双扬恨得把两眼一翻，紧紧闭上，躺着，坚决不动。第二下的敲门来得很犹豫，这使来双扬更加恼火，不正常的状态容易让人提心吊胆，人一旦提心吊胆，哪里还会有睡意？来双扬伸出胳膊，从床头柜上摸到一只茶杯。她把茶杯握在手里，对准了自己的房门。

当敲门声再次响起来的时候，来双扬循声投掷出茶杯。茶杯一头撞击在房门上，发出了绝望的破碎声。门外顿时寂静异常。

正当来双扬闭上眼睛准备再次进入睡眠的时候，门外响起了来金多尔稚嫩的声音。

“大姑。”来金多尔怯怯地叫道，“大姑。”

来双扬说：“是多尔吗？”

来双扬十岁的满脸长癣的侄子在门外说：“是……我们。”

来双扬只好起床。

来双扬扣上睡觉时候松开的乳罩，套上一件刚刚能够遮住屁股的男士T恤，在镜子面前匆忙地涂了两下口红，张开十指，大把梳理了几下头发。

蓬着头发，口红溢出唇线的来双扬，一脸恼怒地打开了自己的房门。

来双扬的门外，是她的哥哥来双元和来双元的儿子来金多尔。父子俩都哭丧着脸，僵硬地叉开两条腿，直直地站立在那里。

一个小时之前，来双元父子在医院拆线出院，他们同时做了包皮环切手术。小金在得知来双元也趁机割了包皮之后，发誓绝对不伺候他们父子。小金是来双元的老婆，来金多尔的妈妈。本来小金是准备照顾儿子的，可是她没有准备照顾丈夫。来双元事先没有与小金商量，就擅自割了包皮，这种事情小金不答应。不是说小金有多么看重来双元的包皮，而是她没有时间全天候照顾家里的两个男人。小金白天炒股，晚上跳广场舞，近期还要去湖南长沙听股票专家的讲座，她不可能全天候在医院照顾来双元父子俩。

小金明确告诉来双元，他们父子出院之后，家里肯定是没有人了，她要 go 湖南长沙。到时候，来双元父子就自己找地方休息吧。

来双元非常了解老婆小金。但凡是狠话，她一定说话算话。来双元在离开医院之前，怀着侥幸心理往自己家里打了一个电话，果然没有人接听。来双元只好带着儿子，投奔大妹妹来双扬。

来双扬坐在床沿上，两手撑在背后，拖鞋吊在脚尖上，睡眠

不足的眼睛猩红地死剜着哥哥来双元。

来双元和儿子来金多尔，面对来双扬，坐一只陈旧的沙发，父子俩撇着四条腿，尽量把裤裆打得开开的。来双元气咻咻地控诉着老婆小金，语句重复，前后混乱，词不达意，白色的唾沫开始在嘴角堆积。随着来双元嘴唇的不断活动，白色唾沫堆积得越来越多，海浪一样布满了海岸线。

“扬扬，”来双元最后说，“我知道你要做一夜的生意，知道你白天在睡觉，可是多尔怎么办？我只有来找你。”

来双扬终于眨巴了几下眼睛，开口说话了。

“崩溃！只有来找我？请问，我是这家的爹还是这家的妈？什么破事都来找我，怎么不想想我受得了受不了？你是来家的头男长子，凡事应该是你挑大梁，怎么连自己的老婆都搞不定？既然老婆都没有搞定，你割那破包皮干什么？割包皮是为了她好，她不求你，不懂得感恩，你还去割？让她糜烂去吧！你这个人做事真是太离谱了！不仅主动去割，还和多尔同一天割，你这不是自讨苦吃是什么？崩溃吧，我管不了你们！我白天要睡觉，晚上要做生意！”

来双扬是暴风骤雨，不说话则已，一开口就打得别人东倒西歪。来双扬的语气助词是“崩溃”。她一旦使用了“崩溃”，事情就不会简单收场。来双扬之所以这般恼怒，除了她的睡眠被打断之外，更因为她根本就不相信来双元的鬼话。小金这女人一贯损人利己，来双元也经常与她狼狈为奸。来家父子一块儿割包皮这种事情，一定是他们事先商量好了的。

来双元结巴着解释说：“本，本来，我是没有打算和多尔一起做手术的。”

来双扬说：“废话。这不是已经做了。”

来双元继续解释：“因为，因为那天遇上的医生脾气好。现在看病，遇上一个好脾气的耐心细致的医生多不容易。既然遇

上了,我就不想轻易放过这次机会。我只是问医生说我可以不可以割,医生热情地说,那就做了吧。”

来双扬说:“不做又怎样?危及你的性命了吗?”

来双元说:“我还不是为了小金。你知道,她总说我害了她。她的宫颈糜烂了,她对你唠叨过的。”

来双扬说:“那又怎么样?‘鸡’们都有糜烂,职业病,难道还能够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嫖客都事先去割包皮?”

来双元理屈词穷。他低声下气地说:“好吧。事情都这样了,不说了。我错了好不好?让我和多尔在你这里休养两三天,就两三天。”

来双扬说:“真是崩溃!我这里就一间半房。我白天要睡觉,晚上要做生意。下午三点以后要做账,盘存,进货,洗衣服,洗澡,化妆。我吃饭都是九妹送一只盒饭上来,盒饭而已。你说得轻巧,就住几天!谁来伺候你?走吧走吧!”

来双元不走,赖着。他发现了妹妹厌恶眼神的所在,便赶紧用舌头打扫唇线一带的白色唾沫。他狠狠看了儿子几眼,示意来金多尔说话。

来金多尔不肯说话,刚刚露出水面的小小喉结艰难地上下运动着,结果话没有说出来,眼泪倒是快要出来了。男孩子显然羞于在人前流泪,他竭力地隐忍着,脸上的癣一个斑块一个斑块地粉红起来。来双元着急地捅起儿子来了。突然,来金多尔站起身来,冲向房门,小老虎下山一般。

来双扬动若脱兔。在来金多尔冲出房门之前,来双扬拽住了她的侄子。

来金多尔在来双扬手里倔强地扭动挣扎着,眼皮抹下,死活不肯与来双扬的视线接触。姑侄俩闷不吭声地搏斗着,就像一大一小两只动物。慢慢地,情况在转变,来双扬的动作越来越柔韧,来金多尔的动作逐渐失去了力量的协调。一会儿,来双扬将

侄子抱进了怀里。

来金多尔的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

来双扬的眼泪也无声地流了下来。

来金多尔不能走。来金多尔是来家的希望之星。来金多尔今年十岁,读小学四年级,成绩在班级里一直名列前茅,打一手漂亮的乒乓球,唯一的爱好就是阅读,只要是文字,抓到手里都要读。他妈去朋友家打一天麻将,带了来金多尔去,来金多尔在别人家里看了一天的书和报纸。大堆的书报是他节省自己的午饭钱买的,因为那家里没有什么书报。大家都说来金多尔这孩子将来一定了不得。小金自己都很奇怪,说恐怕我们家这只破鸡窝里要出金凤凰了。做母亲的这一辈子看见字就头晕,做儿子的却做梦都在看书。小金闹不懂儿子的性格随谁,因为来双元也不喜欢看书。

只有来双扬知道来金多尔随谁,来金多尔随她。来双扬也没有看多少书。一个在吉庆街大排档夜市卖鸭颈的女人,能够看多少书?但是来双扬心里却喜欢书,也知道尊重读书的人。用来双扬的话说,她不是不喜欢读书,是没有福气没有机会没有那个命。来双扬说来金多尔随她,这话是有来由的。当年来双扬和小金几乎同时有孕,前后几天生产。来双扬的婴儿因为医疗事故夭折了,小金这边婴儿挺好,她却完全没有奶水。来金多尔便被抱过来吃来双扬的奶。这一吃,就吃了三个多月。女人的奶水,不是随便可以给人吃的,她奶了谁谁就是她的亲人了;想不是亲人也不成,母爱随着奶水流进血液里了。来双扬对来金多尔亲,来金多尔对来双扬亲,就跟天生的一样。来双扬没有办法,她知道小金不乐意,她也没有办法。来双扬不能不在心里把来金多尔当作儿子看待。更加上来双扬不能生育了,婚姻也烟消云散了,来双扬怎么能够不把来金多尔当自己的儿子看呢?

别管来金多尔脸上的癣斑,癣斑是暂时的。来金多尔是一

个长相英俊的小哥儿，一点不像塌鼻子苞谷牙的小金，也不像连自己的唾沫都管不住的来双元。来金多尔活像他的叔叔来双久，因此眼睛就酷像来双扬了。来家的兄弟姐妹四个，大哥来双元和二妹来双璠相像，大妹来双扬和小弟来双久相像。久久是来家最漂亮的人物，脸庞那个周正，体态那个风流，眼睛那个妩媚，简直没有挑剔的。谁都叫他久久，谁都不忍心叫他的全名，因为只有久久叫得出亲昵、爱慕与私心来，久久是爱称。来双扬用自己的血汗钱，盘下一爿店铺，叫做“久久”酒店，送给没有正经职业的久久，让他做老板。可是久久到底还是吸上毒品了。久久进戒毒所三次了。久久的复吸率百分之百。漂亮人物容易自恋，容易孤僻，容易太在乎自己，久久就是这样的一种漂亮人物。久久现在骨瘦如柴，意志消沉，没有固定的女朋友了。指望久久正常地结婚生子，大概只是来双扬的痴心妄想了。现在大家都只能生育一个孩子，来家便只有来金多尔这棵独苗苗了！

用汉口吉庆街的话来说，来金多尔是来双扬的心肝宝贝坨坨糖。任何时候，来双扬都会把来金多尔放在第一位。因此，在父子俩都割了包皮的关键时刻，来双元就把儿子推到第一线了。来金多尔其实已经懂事了。一个小时之前，在医院，来金多尔就与他爸别扭着，他不愿意三点钟之前来敲大姑的门。来金多尔明白来双扬有多么宠爱他，他不想滥用她的宠爱。来金多尔是被父亲强迫的，他的小眼睛里，早就委屈着一大泡泪水了。

爱这个东西，真是令女人智昏，正如权力令男人智昏一样。来双扬在瞬间完全变了一个人，一下子是个毫无原则毫无脾气的慈母了。来双扬抚摸着来金多尔的头发，不知不觉使用了乞求的语气，她说：“多尔，大姑不是冲你的。你知道大姑永远都不会冲你的。大姑就怕你不来呢。”

来金多尔说：“大姑，我会来的。我会三点钟以后来。”

来双扬说：“好孩子！”

来双扬带来金多尔洗脸去了。她会替来金多尔张罗好一切的。她会让他舒舒服服地躺下,递给他一本新买的书。

事情进行到这里,来双元嘘出了一口长气。他调整了一下身体,换了一个比较轻松的姿态,点燃了一支香烟,用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

电视里面有足球!足球最能缓解割过包皮的难受劲儿,足球也最能够让时间快速过去。足球太好了!

来双元忽然领悟到了小金的英明。他为什么不应该到来双扬这里休养几天呢?来双扬居住的是他们来家的老房子呀!这房子应该有他的份呀!再说了,来双扬既然把来金多尔当成她的儿子了,难道她就不应该给他这个做父亲的一点回报吗?再说小金下岗两年了,基本生活费连她自己吃饭都不够,而来双扬在吉庆街做了十好几年了,有一家“久久”酒店,自己还摆了一个卖鸭颈的摊子,脖子上戴着金项链,手指上戴着金戒指,养着长指甲,定期做美容,衣服总是最时髦的,吃饭是九妹送上楼。盒饭?自己餐馆里聘请的厨师做的盒饭,还会差到哪里去?来双元非常乐意吃这种盒饭,还非常乐意让九妹送上楼。九妹从乡下来汉口好几年了,丑小鸭快要变成白天鹅了。她懂得把胸脯挺高,把腹部收紧了,还懂得把眉毛修细把目光放开了。九妹有一点城市小姐的模样了。九妹是做不成久久的老婆的,久久不吸毒也不会娶九妹。有多少小富婆整夜泡在吉庆街,以期求得久久的青睐。既然九妹不可能是久久的老婆,那么九妹是可以让大家实行“共产主义”的。自己家餐馆里雇的丫头,给大哥送饭,让大哥看一看,摸一摸,这不是现成的吗?小金真是对的。这小姑娘们真不愧出生在吉庆街的商贾世家,真正的城市人,为家里打一副小算盘,打得精着呢!来双元可要懂得配合老婆啊,他们要默契地过日子,能够为家里节省一点就节省一点。大家不都是这么在过吗?不杀熟杀谁?哪一户人家,面子不是温情脉脉的,

可实质上呢？不都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来双元又不是傻子。

人人都说来双扬厉害。来双扬不就是那张嘴巴厉害吗？来双元太了解大妹妹来双扬了，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只要赖着，顶过她那一阵子尖酸刻薄，也就成了。自己的亲妹妹，又不是外人，让她刻薄一下无所谓，只要有利可图。

来双扬为什么就不能够帮帮自己的哥哥？不就是割了包皮有几天行动不方便吗？一个男人一生也就割一次包皮，难道来双元还会老来麻烦她？这个来双扬，也真是太不像话了一点。

这一次，来双元在汉口吉庆街来家的老房子里，住定了。

二

来双扬的夜晚是一般人的白天，她的白天是一般人的夜晚。说不清为什么来双媛到现在还闹不懂来双扬为什么要黑白颠倒地生活。别人不管闲事，来双媛喜欢管闲事。偏偏来双媛还闹不懂，这让来双扬说什么才好？

在吉庆街，来双扬的一张巧嘴，是被公认了的。只有她的妹妹来双媛不服气，来双媛读了一个中专之后又读了成人自学高考的大专，学的就是广播专业，出落了一口比较纯正的普通话。所到之处，来双媛总是先声夺人。有事没事，来双媛都会找一个话题大肆争辩。有时候，她会帮大家搞得莫名其妙，以为她的性格就是如此偏激。其实来双媛并不是为了表现她性格的偏激，而是为了表现她的机智和雄辩。来双媛常常在公开场合出口伤人之后，背地里又去低声下气地求和。久而久之，来双媛的目的也达到了，大家觉得来双媛还是一个很好的人，就是有一张雄辩的利嘴。姐姐来双扬，与谁说话都占上风，唯独就怕妹妹来双媛。来双媛为此，一直暗自得意。她认为，来双扬说是嘴巧，不过就是婆婆妈妈，大街小巷的那一套罢了。在来双扬这里，她简直懒得与来双媛说话。世界上的道理，没有来双媛不懂的，可现

实生活中的道理,来双瑗没有一条是懂的。比如来双瑗居然就是不懂来双扬的生活方式。

就在最近,姐妹之间又有过一次重要的对话。

来双瑗自然还是规劝和质询姐姐。她说:“扬扬,其实现在已经有好多种选择了,我始终不明白,你干吗一定要过这种不正常的生活?”

来双扬瞅着妹妹,挑起眉梢,半晌才开口。她懒洋洋地说:“你装什么糊涂?”

来双瑗激昂地说:“我没有装糊涂,是你在装糊涂!”

来双扬说:“崩溃!”

来双扬这里的“崩溃”表达一言难尽的感叹。她不再说话了。她懒得说话了。她不知道对妹妹说什么才好。

来双瑗却是不肯放过姐姐的,她得挽救她的姐姐。来双瑗目前正受聘于一家电视台的社会热点节目,她正在筹备曝光吉庆街大排档夜市的扰民问题。她不希望到时候她姐姐的形象受到损害。来双扬为什么就不能另找一种职业呢?像来双瑗,她的个人档案和工作关系都还留在远郊的兽医站,可她已经跳槽了十来家单位了。现在就是已经有好多种人生选择了,一个大可不必非得死盯在一个地方,死做一件事情。来双瑗十年前就放弃了兽医职业,一直应聘于各种新闻媒体,做了好几次惊世骇俗的报道。十年的历练下来,来双瑗在本市文化界树立了独特的个人形象。甚至有著名的评论家,评价来双瑗有鲁迅风格。如此,来双瑗更是不会容忍来双扬的沉默的。

来双瑗下意识地摹仿着鲁迅的风格说话,她眉头紧紧挤出一个“川”字,沉痛地说:“扬扬,我推心置腹地告诉你,我是你的亲妹妹,我非常非常地爱你。但是,我实在不能够理解和接受你现在的的生活方式,在吉庆街卖鸭颈,一坐就是一夜,与那些胡吃海喝猜拳行令的人混在一块儿,有什么意义?‘久久’完全可以